

##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（征文选登）

投稿邮箱：bjrbjchb@163.com  
联系电话：3273243

## 父爱的味道

李小娟

小时候，全家六口人。奶奶因为身体原因，出了门常常找不到回家的路。母亲体弱多病，一年四季几乎没断过药。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姊妹，除了张嘴吃饭，也只能帮母亲打猪草、洗洗碗。父亲一个人肩挑着把我们一家人的生活重担，让全家人不饿肚子就是父亲的努力目标。记忆中，父亲为此干过很多活儿，为生产队赶马车，烧砖窑，拉牛粪……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年父亲都会去乡政府帮灶。那时，乡政府忙碌时，就会找人去灶上帮忙，管吃之外，每天还有一块五毛钱的工费。父亲是个没有厨师证的厨师，在十里八乡算得上小有名气。所以，这时父亲都会积极争取。每次父亲去帮灶，也是我们三姊妹最开心的时候，我们会在忙完一天后，一直等到父亲回家才睡觉。

常常在夜幕降临后，父亲才骑着那辆除了车铃不响、其余地方都响的自行车匆匆回家。父亲进家门后，每次都会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报纸裹了里三层外三层的纸包。打开，两个白胖胖的罐罐馍就会出现现在我们面前。那是父亲从自己两顿口粮中省下来的，是我们最期盼的美食。母亲将两个馒头掰开，我们三姊妹和奶奶一人半个。手捧着带有父亲体温的白面馒头，一点一点小口咬、细细嚼。白面的细腻、麦香的甘甜，在口腔中弥漫，顺着口水划过咽喉流进心里。半个馒头，我们会用将近半个小时才吃完。父爱就在这两个沉甸甸的馒头里流淌。

“包产到户”后，父亲在农闲时间，常常

会出门与人一起跑跑活计。几个月不见人是常事，但是，只要父亲回家，绝对少不了我们和奶奶的吃食。几个橘子、几瓶罐头、几根麻花……带得最多的一种指甲盖大小的圆形的黄色饼干。父亲常常会买一包，现在想来大概有一斤左右。饼干小，所以我们每人都会得到一把，其余的就给奶奶当零嘴。一把饼干，常常会吃好几天，那几天的我们身上似乎都有一股奶香。

1991年，我在父亲的期盼中，终于吃上了商品粮。年逾五旬的父亲在看到录取通知书时，咧着嘴笑道：“我女以后吃饭不愁了，好啊！”然而，想吃饭不发愁，得先上三年学。师范虽然不用缴学费，但生活费得自己掏。一个月至少需要五十元生活费，这个重担依然只能父亲一个人扛。我不知道该如何为父亲分忧，只能默默地着急。

带着些许忐忑，我进了宝鸡师范学校的大门。开学两个月后，有一天收到父亲的一封信。信中，父亲很是兴奋，“我现在找到一个挣钱的门路，矿建厂子里人越来越多，我就在路边摆了个摊，卖猪头肉。已经卖了好几天了，第一天就挣了十块钱。你的生活费不愁了，他们都说我做的肉好吃，你回来了我做给你吃……”父亲的欣喜，透过这张薄薄的纸传递到我的心里。安心之余，特别想知道父亲做的猪头肉是什么味道。然而，路费太贵，只能等放假回家。元旦，有个和我家很近的同学回去了。收假后，他给我一个油乎乎的罐头瓶子。打开一看，是拌好的满满

一瓶猪头肉。夹一筷子，放在嘴里，入口的猪头肉接触味蕾的瞬间，仿佛花朵缓缓绽放，细细咀嚼后，溢满唇齿，还有一股淡淡的药香混在其间。含着泪水，一口一口咀嚼着这色泽泽紫红、油而不腻的猪头肉，任由这股咸香铺满心底的每个角落。我在给父亲的回信中写道：“这瓶猪头肉是我吃过的最香的肉……”

从此，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和父亲一起忙活猪头肉的生意。父亲就这样供我上完三年学。后来，家里又盖起新房，买了家电……我们院子里，一年四季都有浓浓的肉香萦绕。这一坚持，就是二十年。

工作后，无论我在哪里工作，父亲都常常会想尽办法让人给我捎来用罐头瓶装的猪头肉。在同事们的一片羡慕声中，我与父亲没有距离。父爱就在这一瓶瓶油腻腻的猪头肉中沉淀。

结婚后，父亲也会在我回家后做更多的美味。红烧鱼、白灼虾、小酥肉、板栗鸡、麻婆豆腐、拔丝红薯等，还有永远不缺席的猪头肉。一桌又一桌家常菜，让父爱的味道一次次划过舌尖，留在心中。

现在父亲76岁了，挺拔的身躯已经佝偻，灵活的双手也已僵直，猪头肉也做不了了。而我每次回家都会给他带喜欢的酱牛肉、盐焗鸡、核桃酥、水晶饼……每当这时，看着父亲的笑脸，听着父亲说“买这么多吃的干啥，乱花钱，我也吃不了啊……”心中都会涌起满满的爱的味道。

## 妈妈回娘家

罗麦娟

妈妈的娘家在西安，童年记忆中，妈妈几乎不回娘家。

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贫困岁月，妈妈回娘家，是一件费时费力的难事。因此，妈妈几年也难得回一趟娘家。每年农闲时节，妈妈总会念叨：要是能回趟娘家该多好。正月初二是“回娘家”的日子，妈妈总会躲进屋里忙一整天本不急用的针线活，话也变得很少。有人进屋时，妈妈会慌忙拉起床角小声说：“风吹尘土眯了眼睛，酸……”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很小。一天，妈妈突然说要带我回娘家，“要坐火车啦！”“要去西安啦！”我欢喜得如同得到一袋水果糖，天天缠着妈妈追问出发的日期，掐着手指数计算日出日落，就像期盼过年。

火车，多么神奇的东西。车厢一节连着一节，那么长，像一条绿色的巨龙，头顶冒着白烟，在“呜呜”声中，从远方驶来，又奔向远方。起程那天，天还没亮，妈妈就背着大包小包，牵着我赶往县城，坐班车去蔡家坡火车站赶火车。

在漫长的等待中，我感到脚下的地在震动。“呜呜”的鸣笛声由远而近，薄雾晨曦中，一个庞然大物头冒白烟从远处驶来，慢慢吞吞地从我们眼前驶过。火车缓缓停下来之后，妈妈拽着我去找车门。“啊，坐这车呀！”我打量着眼前黑咕隆咚的车厢，心中的憧憬一下子没了。

等车的人群可不管我这点小小的失落，迅速移动起来，我被身边的人和行李挤

上了火车。车内没有座位，乘客们手提肩扛自制布袋、麻袋做成的大小包袱，或以包袱为座，或席地而坐，或倚车厢而立，嘈杂声混着臭味、汗味、烟味，使本来就不明亮的车厢更加昏暗，空气也污浊不堪。火车跑跑停停，我随着小小的身子坐在妈妈的脚上，感受不到火车的风驰电掣，看不到窗外的美景，不知道经过的站名，更不能把头伸出窗外。不知道“闷”了多长时间，到外婆家时已是吃晚饭的时间。“唉，回趟娘家真是遭罪！”妈妈满脸的疲惫。后来，我知道人们管这种车叫“闷罐车”。速度很慢但价格便宜，是老百姓远行的不二选择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已经工作的我陪妈妈回娘家。那时，已经没了“闷罐车”的踪影，童年向往的绿皮火车成为远程交通的主要工具，有慢车、快车、特快之分。车上人很多，车厢连接处、厕所旁有很多以行李为座的乘客，就连狭窄的过道也有倚座而立的乘客。车内没有空调，车厢顶部有一排摇头小风扇。车厢两侧有大大小小窗户，分上下两层，可以上下滑动打开车窗。尽管风扇不停地摇头，自然风也从窗口吹进来，但车内依然闷热。我坐在靠近车窗的位置，贪婪地看着窗外的美景迅速后移，风吹着我的脸颊，吹起我的长发，圆了我心中的梦。伴着“咣当咣当”有节奏的轮轨撞击声，我们到外婆家时，还不到吃饭时间。“娘家啥时候变得这么近了！打个盹儿的时间就到了！”妈妈满脸幸福。

进入21世纪，人们出行越来越方便，火车的速度也快了很多。妈妈回娘家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。妈妈常常念叨：“现在就是好，我回趟娘家，一天就能打个来回。”

记得我的侄女在西安读书时，有一次回家，临走的前一天，天下大雨，看势头一时半会停不下来。妈妈着急地在房里踱步，一边催促我哥快去车站给侄女买票。侄女搂着奶奶的肩膀笑着说：“妈，我已经买到火车票了。”“哄人！”妈妈疑惑地看着孙女：“妈没见你去车站么，咋就买到车票了？”“我用手机在网上买的票。”侄女的话让妈妈不相信。妈妈怎么也搞不明白，打电话的手机咋就能买到火车票呢。如今，妈妈已经不在乎了。她不知道，岐山现在有高铁站了，每天都有多趟高铁或动车经过，我们可以随时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如果妈妈还在，回娘家不过就是个把钟头。

高铁车头流线型的模样，简洁流畅，预示一种速度与力量。车内干净整洁，一排排座椅分布在车厢两旁，过道宽敞，座位下面还有手机充电接口，车内安静、温馨。车窗封闭，车内有空调，不管是什么季节乘车，车内的温度都让人感觉很舒服。列车快速而平稳地向前飞奔，再也听不到轮轨撞击的“咣当”声。如果妈妈赶上高铁时代，坐这样的车回娘家，又会是怎样的感受？窗外的景色一掠而过，我们的梦想也已变成现实。

## 书信·电话·手机

郭方正

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从上小学起就发现，乡上邮递员骑着自行车经常来家里给爷爷送信，退休在家的爷爷每次都笑容满面，我觉得很好奇，一封封信里到底有什么喜事值得爷爷那么兴奋。

等到我上了小学三年级，在课堂上听老师教我们学习写信的格式、怎样填写信封、贴邮票、寄信等，然后我就煞有介事地试着写信，渐渐地，就懂得了书信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。过了没几年，爷爷就放心地让我给西安的姑婆写信，给外地工作的姑父、姑母写信。熟能生巧，就这样，信成了亲戚间、交代家里一些重要事情的媒介。上初中以后，我慢慢懂得了书法和信结合的唯美艺术，那时爷爷的毛体、二姑父的行书、姑母的楷书，使他们成了我崇拜的偶像，一封好书信就是一篇散文。上高中时，我通过写信给文学刊物投过稿，尽管稚嫩，但也有收获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在西安上班的时候，公司给中层干部配备了汉显传呼机，我对有传呼机的同事很羡慕。传呼机流行的时候，农村的电话还不多，当时为给家里打电话，要到邮局去打，或者打到为数不多已装上电话的乡亲家，有时也在小卖部的吧台上，然后叫自己的家人来接听。父母亲来了，在别人家不好意思多讲话，说不上几句，嫌电话费贵就挂了。虽说几句话，但能听到父母的言语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平时家里有啥大事，都是父母在别人家或商店里打电话到公司，也是赶时间说不上多少话。

再后来，兴起了磁卡电话，遇上家事，去外面街道电话亭用磁卡打电话，这样可以和家人多聊一阵子，这时父母还是抹重要的话说说。当时，磁卡电话遍布城乡，父母也用磁卡给我打过电话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突然有一天，母亲打来电话，说家里

装上电话了，这样的消息着实让我们兴奋激动了一阵子，最后全村人基本都装上了电话，这样通话就方便了，我一有时间就会给父母打电话聊天。

当我用上手机的时候，已进入21世纪，我买了一部TCL的二手手机，就这样手机成了我亲密的伙伴，到现在用过的手机已有二十多部。曾几何时，父亲会写信，母亲不大会写，在农村，从传话，去商店、邮局，磁卡电话，到家里装上电话，从消息闭塞到电话普及，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。如今，通信技术突飞猛进，手机即将进入5G时代。

现在，我的母亲、丈母娘都已60多岁的老人，近日，她们都换掉了老手机，拿上了智能手机，发短信不在话下。看着她们开心地生活，我由衷地高兴。

## 学业梦

王凯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人们缺衣少食。在那艰难的岁月，父亲靠着做瓦盆的手艺咬着牙供我们姊妹上学识字。父亲常说，自己斗大的字一个不识，子女能多识几个字就尽量多识几个吧。

我当时就读于眉县常兴镇中心小学，虽然年龄小，但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格外珍惜。每天早早起床，喂完家里的牛后，就急匆匆跑步赶往学校；放学后更是钻进地里干活，直到天黑才回家。在那来回奔波的岁月中，我小学毕业了，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眉县车站中学。放榜当天，当看到大红榜上自己的名字，我喜出望外，并暗下决心，今后一定好好学习，将来考上高中，升入大学，提高能力报效国家。

我家离学校远，去眉县车站中学，需要步行四十分钟先到常兴车站，再花五毛钱坐火车才能到学校。那年9月1日开学，我满心欢喜早早到学校报名。带着母亲给我准备的窝窝头和一瓶咸菜，这些在当时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算是美味佳肴了。带的窝窝头吃完后，我就靠喝凉水就着咸菜充饥。虽然饥饿难忍，可我从没觉得苦，对于知识的渴望使我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开学后，第一节所讲的红军长征的故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记得开学一月后的周末，我回到了家中，万万没想到父亲用坚定的口气对我说：“明天去学校把铺盖背回来，家中实在供不起。你是老大，你先回来，你二弟、三弟小学毕业也不能再上了，你们都要回来帮衬家里，吃饭活命要紧。”父亲的话犹如晴天霹雳，一下打断了我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。当晚，躺在家里的土炕上，我伤心的泪水湿了大半个枕头。第二天，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，背着被子走出学校大门时，我泪眼蒙蒙，回头把校门看了一遍又一遍……

我是怎样走到了火车站，又是怎样坐上火车回到家的，我恍惚全然不知。当时我满心想的都是：让我在学校继续学习多好，谁能帮帮我啊？那一年，我14岁。

我家是上世纪40年代从河南沿陇海线一路西行逃荒落户眉县的。父亲有一手烧瓦盆的手艺，这活儿靠的是体力和技术，是苦力活儿。我退学后就随父亲学手艺，三年时间我掌握了这门技术。从此我便随父亲起早贪黑，制作、烧制各种盆盆罐罐，以此养活一大家二十几口人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如春风一般温暖了大地。当时父亲已给我们分了家，我也已经成家并有了三个子女。那时，我已因常年的超负荷劳作积劳成疾，但为了改变家庭的贫困面貌，更为了让孩子有学上、能上得起学，我还是拼命做工。

后来，依据市场需求，我改良技术、改变制作品种，开始烧制花盆供城里人养花用。由于瞅准了市场，这为我带来了一定的收入，我被推荐参加了“眉县劳动致富带头人表彰大会”，并被镇党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。

日子一天天好起来，住房条件也得到了改善，但我上心的还是三个子女上学。在子女上学的问题上我从未松劲儿。想当年，因为困难，父亲无力助我圆上学梦，我现在没有理由放弃对自己孩子的助力。

所幸的是，我的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，村里人称我为“大学生专业户”。如今，学费减免政策、免费营养午餐、大学贫困生助学贷款，一个个贴心的惠民政策，助力孩子们实现自己的梦想。这些都是我当年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

岁月如梭，光阴似箭，转眼我已到了古稀之年，总爱回忆以往的事情。我从内心感谢改革开放好政策。

## 我的珍藏

吕述谦

我的书柜里，珍藏着一个包。它伴随着我搬了4次家，辗转了8个单位，历经40多年。家里许许多多的东西，每挪动一次，就要忍痛割爱舍弃一部分。但是，这个包我怎么也舍不得扔掉。

清点包里的物件：有粮票、饭票、布票、农业包干到户生产责任书、第一轮土地承包使用证、林权所有证、农业税交纳手册、农业税交纳收据、粮油定购通知书、化肥票……我视它们为宝贝。看起来不起眼的各类票证，它们清晰地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，记录着时代车轮的轨迹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它们是一个时代的“身份证”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物资比较缺乏，许多日常的商品仍然计划供应，因而，继续沿用过去的办法，凭票证购物。在这一包票证中，化肥票证被我视为宝中之宝。因为它不仅记录着我，还有老家的父老乡亲，在那个时期的艰辛。老家在县城北面的台塬上，相距县城5公里。上县城的路，是条羊肠小道，弯弯曲曲，坡度最大处约有35度。在城里买点东西，要牛拉架子车才能运回去。村子隶属于文家坡公社，社址在村子西边，隔着一道深沟，与县城那条路相比，路况就更差了。一条小道，两人行走也要一前一后，搬运东西，只能肩扛挑挑，翻过这条沟，还有一道岭，再下一公里的长坡，才能到达公社所在地。

化肥在那个时候是计划商品。县供销社按公社、村、户分配，分到户，要到指定地点去购买。我们村要到文家坡供销社去买。第一次票证发下来，我买了一袋，扛在肩上，开始起步，还能承受得住，走着走着，双腿发软，肩膀像有一座山压着，一步一步挪着，咬着牙总算扛回家。从那次以后，我再也不去买了，乡亲们也不去买了，发下来的票证，我把它保存至今。

斗转星移，时间过得真快。如今，随着建设新农村步伐的加快，村子通向县城的道路修筑了宽阔的柏油大道，两边架设了节能路灯，还有三季有花、四季常绿的景观。村间小巷也铺了水泥路，一座座民宅鳞次栉比，靓丽宽敞，村民们的生活殷实充裕。现在，人们购买农资再也不用伤脑筋了，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各种化肥，农忙时节也实现了机械化播种、收割，农民的日子越来越美好。正因如此，我们村成了县城的“后花园”，经常吸引人们来此赏景散心。